

红颜未老恩已旧，
缘终成梦恨多情。
自是长门深自寂，
一斛珠玉慰东风。

聪慧美丽的女子，
一旦陷于江山社稷的权力斗争之中，
会是一桩风流佳话，
还是一段祸水情缘？



一斛珠

YI
HU
ZHU

朵朵舞 著

上

一斛珠

YI
HU
ZHU

朵朵舞
著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斛珠 / 朵朵舞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9-4435-7

I. ①一…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8770号

书 名 一斛珠(上、下)
作 者 朵朵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肖 恋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435-7
定 价 3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家破	1
第二章	入宫	7
第三章	纸鸢	13
第四章	受罚	19
第五章	公主	26
第六章	元宵	32
第七章	和亲	41
第八章	遇袭	50
第九章	北国	60
第十章	婚夜	69
第十一章	兄长	78
第十二章	文妃	86

第十三章	寺院	95
第十四章	遗祸	103
第十五章	预谋	112
第十六章	菊花	123
第十七章	情义	133
第十八章	求救	141
第十九章	离宫	155
第二十章	殷府	166
第二十一章	大婚	172
第二十二章	姐妹	180
第二十三章	狩猎	187

第二十四章	艰难	205
第二十五章	陷阱	210
第二十六章	茶水	236
第二十七章	琵琶	253
第二十八章	不甘	264
第二十九章	傻子	278
第三十章	玉嫔	287
第三十一章	非议	300
第三十二章	重阳	315
第三十三章	日食	323
第三十四章	守岁	334
第三十五章	桂香	343
第三十六章	将军	353
第三十七章	击鞠	366
第三十八章	人心	381
第三十九章	行刺	396
第四十章	巫蛊	406
第四十一章	皇后	417
番外	——韬玉	429

YI HU ZHU
第一章

家破

大雨骤然而至。

子虞睡得浅，恍然间听见滴滴答答，仿佛妖魔跳着舞，立时醒了过来，一抬头，便看到囚室上方的窗户透着阵阵水汽，想外面已是暴雨如帘。

她轻轻挪动了一下，怀里的文嫣也醒了，含糊地唤道：“四姐。”

子虞忙搂紧她，只觉得怀里的人儿瘦得可怜，柔声哄道：“文嫣莫怕，四姐在这里，快睡吧。”

文嫣睁着眼揽着子虞的腰，轻声说：“睡不着，我怕睡着以后，四姐就要扔下我走了。”

子虞心里一痛，借着囚室内微弱的晨光，看到文嫣原本粉嫩嫩如皎月似的面孔瘦得脱了形，下颌尖尖，仿佛能扎人，眼下青黑一片阴影，知道她自入狱来无一日安睡，胸口像被针刺一般，疼得厉害。勉强一笑，安慰地拍着她的背，“四姐不会抛下你的。”

文嫣安心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四姐，娘亲和姨娘她们扔下我们了吗？”

闻言，子虞垂下眼，轻颤的睫毛仿佛鸦翼，手死死握住，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对着妹妹乌黑的眸子，她违心地摇摇头，“没，她们没有……”忽而

见到文嫣咬着唇，泪水盈满眼眶，颤着声说：“四姐骗我，我知道，娘亲和姨娘们，还有二哥他们都死啦。”

子虞五脏如遭火焚，心里的痛楚排山倒海地翻腾，再也忍不住，泪水大滴大滴淌落，无声地哭泣起来。

一见她哭，文嫣也哭了起来。两姐妹抱成一团，困兽似的发出呜咽声。

哭得这样狠，连胸口都跟着呼吸抽痛着。入狱这十来日，她肩负照顾妹妹的重任，不敢哭不敢闹，心神一直悬着，就怕文嫣承受不了真相。可如今再也瞒不住了，说不出是轻松还是悲愤，积压了这许多日的痛苦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文嫣扯扯她的袖子，哽咽着问：“四姐，我们也会死吗？”

她一怔，哭得有些气息不稳，本想摇头，一对上文嫣透着认真的明眸，这些安抚的话一时竟说不出，最后只得说：“文嫣，四姐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这一切的起源是如此荒谬，她如何猜得到结局？

她怀疑眼前的境况不过是噩梦一场，等她醒过来，依然还在家中。

这个时候，家里后院满架的蔷薇已是半开，摇摇欲坠满枝灿烂。她的母亲——三夫人最喜欢蔷薇，总爱和几个姨娘在花架下品茗谈天，他们兄妹几人就在花下追逐玩耍，闹成一团。

三姐文静贤淑，与他们几个皮猴子不同，也不和他们一起闹，经常静静地在在一旁绣花。二哥总说三姐绣的花除了精致还另带了股香气，以后怕是要醉倒京城大半的公子哥儿。三姐恼起来便抡着绣帕要丢二哥。

他们在一旁笑得肚子也疼了。

这样的日子如同梦一样，还没等到她想要珍惜，便很快破碎了……

那一日她还在三姐的房里，看着三姐一针一线绣着嫁衣，料子是茜素红的，浓艳如晚霞倾天，这种红最是让人心惊，看过了它，其他的便黯然失色。三姐学的是京绣，讲究针功巧妙，偏三姐一双巧手，在京城也是极有名气的。

她也曾问三姐为何要亲自准备嫁衣，三姐笑得温柔，只说幸福要握在自己手中才觉得踏实些。

看着裙裾上绣好了最后一只彩凤，三姐举在手中，裙裾在风中荡漾，绚丽直逼人来。

在那一刻，她不禁心生艳羡。

正在谈笑时，前院突然隆隆响，声音好似行军。还没等丫鬟去打听消息，院中已乱了起来。她跑了出去，文嫣不知从哪里冲出来，紧紧挨着她，只嚷着：“四姐，官兵来了，是不是爹爹回来了？”

她怔怔地牵着文嫣，心想，爹回来怎么会是这样的光景？还等她解释给文嫣听，大批士兵冲了进来。看他们盔甲漆黑，竟是禁卫军。

大夫人和几个姨娘带着府中下人拦在内院，面色镇定，喝道：“此处是肃正公的宅院，不容你们放肆。”

为首的黑甲将军淡淡一笑，那笑容说不出的森冷，让子虞打了个寒战。他冷笑，“金河一战，我军大败，原来是罗正筠私通敌国，害我军将士折损十万，圣上已下旨，罗府三族当诛。”

听到他直呼父亲的名讳，子虞如掉冰窟，知道大祸临头。她父亲罗正筠，是南国的名将，战功赫赫，平常的兵士即使路过罗府，亦要放轻脚步，哪有今日这般横冲直撞，大肆抓人。

众人已知拦不住，一家老弱妇孺只能束手待擒。男丁不知关押到了何处，女眷都一同关进了大理寺监。她哭着问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母亲显得格外严肃，眼底带着一抹决绝，“当今圣上想要吞灭北国，你爹去年秋天带兵北征，一直打到过冬，冰天雪地的，难以行军，就在金河和北军僵持了整整三个月。今年开春，圣上下旨要你爹立刻出兵，又打了两个月，就在几天前，听说你爹惨败，十万南国将士被北国坑杀……我们当时还不信这些消息，谁知……”

她惊得蒙了，父亲在她心目中一直是威武的象征，她也从没想过父亲竟会战败。就在出征前，她还笑着问父亲要北国的香粉。可如今……

她求助地看向各个姨娘，就盼望她们之中能有个人说几句让大家安心的话。三姐静静地坐在一旁，幽暗的囚室并没有磨损她的美丽，反而使她迸发出一丝英气，她的声音平静如水，“不要慌，战败是兵家常事，我们家三代忠良，父亲是绝不会通敌卖国的！大哥跟随父亲出征了，等他回来，自然就可以弄个水落石出，洗刷我们的罪名。”

众人皆点头，重又燃起希望。

那时候子虞并没有注意到三姐只说出征的大哥回来，却没有说父亲回来。过了好一些日子，子虞才明白，战败折损十万将士，以父亲那种耿直刚烈的性格，必然已经自刎谢罪了。

没有等到大哥回来，甚至没有等到三天，就有人到大理寺监宣旨。罗家男丁全部处斩，唯有十四岁以下的女眷等候发落。

这样的结果，居然还是朝中某位大人拼死求情所得。

大夫人和姨娘们听到后格外冷静，即使有啜泣的，也很快被喝止。

她哭着扑到母亲身边，却被母亲一把捂住嘴，“我儿莫哭，只要你留得性命，娘亲已算是心满意足。你要乖乖等你大哥回来，为罗家沉冤昭雪。”

文嫣年纪小，经不住累，这时已经沉沉睡着，大家看着她 and 文嫣眼里数不尽的温柔和不舍。她心如刀绞，哭得泪眼模糊，拼死咬着衣袖，怕自己哭出声来把文嫣吵醒。

大夫人带着姨娘们依次走出牢房，三姐最后走出去，挺直了背脊，回头看了她一眼，“我不信父亲真会通敌。我罗家女儿虽然不能仿效男儿上沙场，但也绝不能让人小瞧，文嫣性子柔弱，你以后就是姐姐了，要好好照顾她。”

她哭得险些要晕过去，只瞧见三姐一转身，眼角似乎落下晶莹的泪滴。这无端让她想起了茜素红的嫁衣，那种浓烈如火，似乎要将一切燃烧殆尽的红，让人凄惶，让人哀叹。

等文嫣醒来，囚室里黑幽幽的，仿佛是天塌了下来，遮蔽了所有光亮，只剩下两个人，她看着子虞，清亮的眸像是沉淀了什么，问道：“娘亲和姨娘她们去哪里了？”

子虞抚着她的头道：“我们在这里等，也许很快就可以去陪她们了。”

文嫣便不再问了，此后，两姐妹再也不曾沉沉入睡过。

怕是一睡着，又会有什么将被夺走，即使现在她们一无所有，所依靠的仅仅是彼此而已。

囚室里渐渐变得寒冷，从小窗飞溅而入的雨水顺着墙壁蜿蜒而下，蛇一般游走。晨曦透了进来，光亮稀薄而清寒，映在壁上如生白霜。文嫣畏冷，便往四姐的怀里又钻了钻。

子虞看着那微光渐盛，想到又一天即将到来，牵起唇角淡淡一笑，竟觉得自抄家那日起，所有的日子都是偷来的，岌岌可危。转眼瞥到文嫣头发凌乱，心生怜惜。拔出发间的玉簪，凑着那窗口流进来的雨水清洗一番，然后重新为文嫣梳理头发。

梳好两条小辫，文嫣回头笑了笑，“四姐，等我们出去了，你天天给我梳好吗？”

子虞点头答应，“好！”

等天色大亮，她们如同在家中一样，稍稍整理仪容，等狱卒将早饭送来。过了一会儿，便听到脚步声缓缓近了。

子虞细细一听，那步伐不快不慢，很有节奏，不是平常狱卒的脚步声，心下微微一惊。文嫣似也察觉，瞪圆了眼看着铁栅外。两人在狱中担惊受怕，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对外界的声响敏感至极。

一个身着绛衣的中年男子站在囚室前，问道：“你们俩是肃正公的女儿，罗子虞和罗文嫣？”

子虞一眼看到他腰间的雕花玉带，料想对方身份不低，答道：“家父正是肃正公。”

绛衣男子听她声音娇脆，银铃般动人，回答时不卑不亢，丝毫没有在狱中的落魄感，心里暗叹，便打量起囚室中的两姐妹来。

晨光浅淡，似在她们身上披了一层华光。两姐妹均是凝肤如雪，眉目如画。年纪稍长的站得离铁栅近，纤细的线条投在壁上，紧抿着唇，双眸乌黑，眸光流转如同黑珍珠。而年纪幼小的那个，有些紧绷着身子，五官精致，料想笑起来必然动人万分。两姐妹虽然有些落魄，但仍具有一种难言的风华，想是自幼培养而得。

想不到罗家两个幼年年纪虽小，却都生了一副不俗的容貌。一转念间，他低笑了两声，然后说道：“肃正公金河战败，十万将士被坑杀，我国兵力折损，这场北征已经是败了！肃正公通敌罪名已定，你们难道不好奇，为何还能留下性命？”

子虞心里认定了父亲决不是通敌之人，此刻却硬忍了下来，只是顺着对方的口气问：“请问大人为什么？”

“原本你罗家要诛三族，朝中有人认为肃正公是忠义之人，绝不会有通敌之举，故而死谏，将十四岁以下女眷的性命救了下来。可昨天边关传来消息，你们的大哥罗云翦已叛军投敌，做了北国的降臣。”

文嫣尖叫了一声，大声喊：“你骗人！”

子虞也惊呆了，听到文嫣尖锐的叫喊，倒渐渐冷静下来，双手攥成拳，指甲陷进肉里生生地疼，她极镇定地问：“那现在圣上反悔，想要我们的命吗？”

“恰恰相反！”绛衣男子似乎有些意外子虞的镇定，赞赏地看了她一眼，“罗云翦在世上就仅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圣上觉得留着你们的命更有用些。”

子虞避开对方有些过于锐利的眼神，心里擂鼓似的砰砰响，想到大哥有可能做了北国的降臣，又想到自己和文嫣的命都保住了，悲喜交加，一股酸涩从身体深处卷上来，抑制不住地战栗。

文嫣轻轻握住她的手，温润的感觉从手心一直传递到她心里。

绛衣男子盯着她们的举动，说道：“圣上念你们年幼且孤苦无依，特准你们入宫为奴，圣上的一片仁慈之心，你们定要铭记在心，明白吗？”

子虞咬紧牙关，缓缓屈膝，听到文嫣低呼一声“四姐”，她伸手将文嫣也拉着一起跪倒，伏倒之时，睫毛上碎玉似的泪珠，滴落在乌黑的砖面上，“请大人代我们姐妹叩谢圣恩。”

绛衣男子笑了起来，声音亦是冰冷，“罗家的女儿，果然聪明。再过半日就有人来接你们，你们就先歇息一下吧。”

听着他脚步声渐远，文嫣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四姐，我们为什么要跪他？那个皇帝杀了我们一家，我们为什么……”

子虞一把搂住她，满脸的泪水下声音平静如水，“我们要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



第二章

入宫

子虞觉得人生际遇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片刻前还是站在云端上，转眼就能掉到地上，本以为要粉身碎骨，谁知竟又绝处逢生。

那一日傍晚，宫里来人将她与文嫣带进皇宫，来到宫中极南的一处殿堂“兴德宫”。

主位的妃子早失圣宠，宫里极为冷清。老宫人看姐妹俩年纪幼小，派了些洒扫庭院的差事，并没有想象中苦累，每日不过一两个时辰就能干完。

自进宫之后，子虞待人谦逊有礼，笑颜迎人，文嫣也学着她，两人在兴德宫中倒也算过得平稳。大哥罗云翦做了北国降臣的消息已传遍宫中，子虞多留了个心眼，悄悄打听，却总没有问出确切消息，心里暗暗着急。而每当别人以讥诮的语气谈及大哥的名字，她总是满面羞红，悄悄走开。

罗家三代忠良，父亲肃正公以忠孝闻名天下，可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有时候子虞偷偷想，大哥是不是真的做了敌国降臣？大哥的幸存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她心中一个重重的包袱。

文嫣才十一岁，只凭好恶论事，常常趁四下无人对子虞说：“四姐，我们去投奔大哥吧。皇帝待我们这样差，我们为什么还要帮他做事呢！”

子虞心疼她年幼，也说不出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只是叮嘱她不可妄言皇

家之事。两姐妹对大哥的事议论多了，记起以前家中所学，又听了旁人一些言论，渐渐想出些门道。如果父亲已经投敌，又何必自刎阵前，大哥是在全家被斩后才做了降臣，这其中会不会有些苦衷？

这些事无一可对人言，她们就深深藏进心底，每日在兴德宫过着还算是风平浪静的日子。

时至春末，兴德宫的牡丹仿佛是在一夜间盛开了，一大朵一大朵，累累叠叠的花瓣仿佛是裙褶，随风摇曳，一院的姹紫嫣红，直叫人移不开眼。

兴德宫的主位是昭仪瑶姬，听说当年也曾极为得宠，她的一句戏言，让当今圣上从云州迁来牡丹无数，几乎可以种满御花园。谁知瑶姬盛宠三年，牡丹只不过稀稀拉拉地开了几枝，待她失宠后，牡丹却一年比一年盛放。南国大败之后，瑶姬北国人的身份显得尴尬起来，越发不受皇帝的待见，门庭冷落，空留了一院牡丹艳丽无双。

民间有个传说，凡牡丹花开，花开如碗大，集姚黄色一百零八朵，称之为“有风来仪”，是祥瑞之兆。瑶姬听信宫人的说法，便命人要在院中找出姚黄色牡丹一百零八朵。

这差事落在了子虞和文嫣的身上。

这一日，子虞和文嫣就开始在满是牡丹的院子里数起花来。这并不是一桩容易事。事先要准备好红纸，剪成长条，每条填上一个数，正好写满一百零八张。在花丛里寻到一朵碗大的姚黄牡丹，就用红纸在枝上一缠，轻轻糊住，不能碰落花瓣，也不能弄破纸，直到把一百零八张纸贴光了才算完。

子虞从清晨贴到午时才将手上的红纸贴完，一抬头，满院簇簇花团中，文嫣不知去了哪里，于是轻唤：“文嫣！”

东面的花团突然耸动起来，沙沙地响，文嫣从一丛“首案红”中探出脸，“四姐叫我？”那些首案红的花瓣被她蹭在脸上，殷红的一片正对眉心，皎月似的面容平添亮色。

子虞笑了起来，“顽皮鬼，躲在花里做什么？”文嫣从花堆里走近她，伸手将剩下的红纸拿出，说道：“你看，还有五朵找不到。”

子虞一数，果然还剩五张，环顾四周，满院的姚黄色牡丹下都贴了红条，恰如美人脸上胭脂初染，春风习习，只吹得一应叶摇花舞，艳丽无双。满院

转了一圈，果然是找不到落单的姚黄牡丹，她不禁一叹，“果然差了少许。”

文嫣眨眨眼，说道：“那我们把花苞也贴上。”子虞一想，说不定明后日就能开出花来，连赞文嫣聪明，两姐妹又满院找起姚黄色的花苞来。

等忙完，两人相视而笑，这兴德宫的院落因皇帝久久未曾驾临，冷僻无人问津，姐妹俩忙了半日，只有两三个宫人走过，偏这一处地方美若仙境，久留让人忘俗。

到了下午，两姐妹办完了差事得了闲，又回到兴德院的后院，除了锦绣一片的牡丹，院墙处有两株银杏，绿荫团团。

子虞在廊下看着文嫣玩“千千车”，那是时下宫女最爱的一种游戏，用绳子一抽，小小的圆盘就地上滴溜溜地转，在家时姐妹间也常爱玩。看着文嫣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子虞没来由地心里一酸。

家门惨遭巨变，她和文嫣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在千里之外。每夜在梦中忆起过去的日子，她都要泪流不止，父亲一生忠良，却在死后背上这样的污名，亲属们都受累而死，罗家一门滔滔罪名，将由谁来洗刷？文嫣和她，难道要以戴罪之身老死宫中吗？

她一时想得入了神，文嫣突然嚷道：“四姐，快看！好漂亮的纸鸢飞到我们这里来了！”

子虞看向天空，天际慢悠悠地飘来了一朵彩云似的纸鸢，色泽斑斓如彩霞。文嫣高兴地一个劲儿地嚷。不知那纸鸢是不是听到了文嫣的呼喊，竟往兴德宫直直飘来。

两人仰首张望，纸鸢忽然在上空一顿，子虞仔细一看，原来是长线勾住了院墙处的树梢，软软地缠在了树上。文嫣扯扯她的衣袖，“四姐我们去看看吧。”

子虞虽比文嫣大了两岁，但也就是个半大的孩子，见那纸鸢是个蝴蝶的样子，精巧难言，颇为心动。带着文嫣转到院后，只见纸鸢正挂在一棵银杏上，微微轻摆。树高两丈有余，两人只能看着叹息。

子虞笑道：“挂在树上，我们还是只能看了。”

“我们爬上去拿吧，”文嫣眼巴巴地看着树上，哀求道，“这么好看的纸鸢，如果下雨淋坏了可怎么办？”

子虞去年还在家里爬过树，比眼前这棵还要高。她看着文嫣一脸可怜相，明知七分是作假，也不禁心疼。眼看四下无人，这僻静的地方除了她俩别无他人，就说道：“我上去帮你取，你可要在下面盯好了，有人就叫一声。”

文嫣连连点头，笑颜绽放。

子虞取下腰带，往最粗的树枝上一抛，腰带对折正好垂到她面前，扯住腰带借力一跳，她跃到了树杈上，等坐定身子，取回腰带，子虞额上已渗出了汗。罗家是将门世家，家中不分男女都会一些武功，她年纪小，学会的也仅仅只能用来爬树。

纸鸢挂在一根臂粗的树梢上，她慢慢往上爬，脚下一滑，似乎是鞋子掉了下去，只听到文嫣一声轻呼，“四姐你的鞋子可砸到我了。”

子虞看到她在树下惊慌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手下不敢大意，死死抱住粗壮的树枝。爬到了高处，一伸手将纸鸢拿了下来，果然精巧难言，蝴蝶的模样栩栩如生。她仔细看了一眼，发现右下角还有“华欣”两个字。

正要把树梢上的断线解开，忽然听到文嫣喊了一声“四姐”，声音似乎有些焦急，子虞忙拨开眼前的枝叶，一眼看去，树下竟多了两个人。两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公子，一个似乎是弱冠之年，另一个气度沉稳，年纪稍大一些。

子虞一手扯着纸鸢半趴在树杈上，一下子僵住了身体。让她现在跳下去，没这本事，可是现在这模样又太过失仪。

树下的两人齐齐抬头，年轻的那个已经笑了出来，“二殿下，南国的宫女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子虞一听，那个身着月白长袍的居然是二皇子，吓得更加不知所措。看到文嫣还站在一旁，心下一急，轻声叫道：“文嫣，快行礼。”文嫣忙跪下。

二皇子面容俊雅，摆摆手，“不必多礼。”他似乎看出了子虞的窘迫，如浓墨般黑眸里含着笑，“你可是下不来了？”

子虞心想，下倒是下得来，可是当着外人像猴子一样爬下来吗？只能点点头，“太高了。”

那个笑盈盈的年轻公子道：“你跳下来，我们在下面接着你。”

子虞往下一看，有两丈高，迟疑着不敢动。文嫣也小声说：“四姐别跳啊，这么高。”

二皇子唇畔带笑，柔声道：“你先爬到树干上，我牵你下来。”子虞见第一个树杈倒是离地面一人高的样子，心想可行，先把纸鸢丢下树，接着慢慢往下爬。等她半个身体从树枝里露出来，腰里忽然被人揽住，吓得她大气也不敢喘，二皇子已托着她下了树。

一落地，她立刻伏地行礼，“给二殿下请安。”

二皇子道：“说了不用多礼，起来吧。”子虞站起，和文嫣立在一处。二皇子见她俩娉婷而立，姿容上佳，尤其是想起刚才树枝拨动，从绿叶中露出的那个少女，淡粉的衣衫，仿佛是树上的一朵花儿。他问道：“你们是兴德宫的宫女？”

子虞点头，“是的。”

旁边那年轻的公子拿过了纸鸢，一脸玩味地盯着姐妹俩看，忽然看到地上躺着一只绣花鞋，低笑出声，“这可有趣了，来捡纸鸢还能捎上一只鞋。”

子虞窘得面色通红，心里对这个口没遮拦的公子暗恨不已，讷讷道：“奴婢失仪了。”

二皇子一笑置之，对那年轻公子道：“副使莫再取笑了，女儿家可不比男子。”那年轻公子道：“我国的女子可没有南国女子这么娇柔，就是骑马狩猎也半点不输男子。”

原来他是北国人！子虞猛地抬起头，这时候才把那年轻公子打量清楚，长眉入鬓，凤眼微眯，竟是出奇的俊美无俦。

二皇子听到他借着评论南北国的女子露出轻视之意，眼底闪过不悦，却是一闪即逝，回过头对子虞姐妹俩道：“你们捡回了华欣公主的纸鸢，可要什么奖赏？”

“四姐，问大哥吧。”文嫣握着子虞的手轻摇。

子虞暗惊，不知道这时候提起这个会不会太过莽撞。二皇子却已听到文嫣小声地提议，讶然道：“大哥？你们想问什么？”

子虞一咬牙，说道：“我们的大哥是罗云翦，现在只想知道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二皇子略怔，那年轻公子听到了也是一愣，说道：“这个问题应该问我才对。听说罗家的人都被斩，你们是罗少将军的亲妹？怎么到宫中来了？”

子虞眼眶微红，回答道：“家里只留下我和妹妹文嫣在宫中服役。”

年轻公子一脸恍然，微微眯起眼，笑睨了两人一眼，眼眸转而犀利，转身对二皇子道：“二殿下，我国对南国的国书已经提过，要将罗少将军的亲人接往北国，南国的答复却是罗家已无后人，现在可怎么说？”

“这个，”二皇子惊疑不定的目光在姐妹俩身上转了一圈，“这怕是大理寺监和掖庭令弄错了，我国必会给北国一个交代。”

子虞心下一震，这才知道北国对南国的国书中还有这一条，只见那个被二殿下称为副使的年轻公子态度可算是过分傲慢，二皇子却没有不悦，可见对方身份特殊，极可能是北国权贵，便忙问：“副使大人，我大哥在北国吗？他可安好？”

“二殿下，副使大人……”几个宦官跑到了院口张望，“华欣公主差人问，纸鸢可寻到了？”

二皇子对那年轻公子道：“我妹妹等急了，我们先回去吧。”

年轻公子对子虞文嫣温和地笑了笑，走到她们面前，轻声说：“你们的大哥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不过我离京的时候已经大好了。他曾托付我，要我告诉他的家人，他曾身中五箭，却都是南国的箭。他没有对不起祖宗！”说完，随着二皇子离去。

二皇子没听到他最后压低声音所说的话，也不表示好奇，两人又重新谈笑起来。

姐妹俩站在原处。文嫣高兴地说：“我就知道大哥不会忘记我们，四姐，我们可是要得救了？”

子虞淡淡地笑，掉了鞋的左脚冰冷如踏霜面，那冷意从脚心漫进四肢百骸，她抚着文嫣的头，乌黑的眸子像是蕴了微光，“笨丫头，我们今天也许闯了大祸了！”